

# 从《法门寺》的大状子谈京剧丑角的念白

王庆刚

京剧丑角的念白，有京白、韵白、苏白和个别地区的方言白。在念白的方法上，又分“平口”和“贯口”。“平口”，是表现一般生活的念白，“贯口”，则是表现生活中富有事件性的、集中的朗诵念白。如：《法门寺》中贾桂的念白，《群英会》中蒋干的读信，以及《审头刺汤》中汤勤的大段叙述性念白。下面仅就京剧丑角表演艺术家、教育家萧长华先生的大状子，谈一下心得体会。

现在京剧舞台上，《法门寺》的大状子有两种念法，一种是承袭传统的念法，一种是萧先生根据清末举人叶肖斋新词整理的念法。传统的大状子结构不够严谨，字数多，有散漫之感。而萧先生的大状子只用了二百九十九字，且言简意赅，不枝不蔓，音节动听，念来琅琅上口。但是，念起来的难度更大了。为了念好这个大状子，萧先生根据他的经验与心得，总结出五个必须注意的方面，那就是“字儿”、“事儿”、“气儿”、“劲儿”、“味儿”。从表层看，萧先生是要求丑角演员在念大状子的时候，吐字要清晰，事情的始末缘由要说清楚，气息的运用和气口的安排要得当，劲头要使得是地方，丑角念白的韵味要足。但从深层角度，理性分析的层面看，强调的则是事件性、感情性、节奏性和音乐性。

所谓事件性，就是大状子的内容。大状子是宋巧姣夫伸冤的诉状，自然要把冤案的事件始末写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而状子由贾桂朗诵，等于贾桂在讲这个故事，事件的起源、转折、突变、后果，必须念得层次分明、脉络清晰。一开一合，一顿一转，要凭无形的语言，念出有形的事件来。这可能就是萧先生所强调的“事儿”吧？

所谓感情性，就是贾桂对于这张状子的倾向性。状子是宋巧姣的，而贾桂对于这个事件的看法，必须从感情上传达给观众。《法门寺》的最高任务，虽然是说刘瑾无意中为民雪冤的故事，毕竟剧情是倾向于老百姓而鞭挞庸吏的。贾桂是刘瑾的应声虫，他与刘瑾一个鼻孔出气，自然也倾向于宋巧姣。这就要求念状子的演员，必须表现出明确的感情来。这也就是萧先生强调的“劲儿”和“味儿”之所在吧？

所谓节奏性，就是如何运用贯口功夫，以轻、重、缓、疾的方法，有姿态、有味道地讲清事件的起、承、转、合，而又能热情洋溢地感染观众，这可能就是萧先生所强调的“字儿”和“气儿”。

萧先生的大状子，字数虽然不多，但难度极大，要想念好它，既要有上面所说的“三性”，又要演员力所能及。首先要把这个状子拆卸开来，然后再组装合成。拆卸开来是指结构分析，如：整个大状子共分几段？大段落当中又有多少小段落？小段落之中又有多少需要突出的关节？（比如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事件等）段落清楚了，才能找到气口，有了适当的气口，就容易找到尺寸，催就能催得上去，不至于出现强弩之末的毛病；有了适当的气口，缓也能缓得下来，不至于出现经霜之叶的感觉。通过声音的高低，尺寸的紧慢，事件就能有声有色地表现出来，感情也能有味道地传达出来。

通过反复地听录音，和无数次的分析、揣摩，窃以为，萧先生的大状子可分为三段八节。第一句“见上告民女宋氏巧姣，求雪夫含冤”独立成段，这是状子的案由，俗称“由头”，就像书目一样，必须独立成段。第一段念完，刘瑾加白：“对，照这个样儿慢慢往下念！”贾桂答应一声“喳”，开始再念，从“妾巧姣系郿邬县学廪生宋国士之女”起，到“无故又将氏夫拿到公堂”，为第二大段落。“拿到公堂”之后，接着的是“一味刑求，暗无天日，氏夫乃文弱书生，不堪痛楚……”，按文义讲，第二大段落应到“一味刑求，暗无天日”，但是念白艺术有气氛的要求和情绪的展现，为了表达激动的情绪，所以萧老把“一味刑求，暗无天日”两句划归第三大段的开端，紧紧连着“氏夫乃文弱书生，不堪痛楚”，一口气地念下来，直到最后一句“谨状”为第三大段落。

八节是：从“妾巧姣系郿邬县学廪生宋国士之女”到“尚未合卺”为第一小节。从“忽闻氏夫身遭正祸”到“被孙五娇抬去”为第二小节。从“适有刘媒婆从旁窥见”到“随即各散”为第三小节。从“彼时，孙家庄黑夜之间刀伤二命”，到“无故又将氏夫拿到公堂”为第四小节。从“一味刑求，暗无天日”到“拘留监狱”为第五小节。从“妾巧姣一闻此信”到“衰朽卧病”为第六小节。从“是以情急”到“见状上告”为第七小节。从“伏求俯准，提案讯究”到“永无既极矣，谨状”为第八小节。

综上所述，只有把这三大段八小节把握好了，才能念出事件的起承转合，才能念得脉络分明，层次井然，并能准确地掌握节奏，熟练地运用气口，达到念来顺溜，听着舒服的境界。

责任编辑 王庆斌